

杨老五很喜欢跟爹去吃席，那个年代穷，肚子里没油水，去吃席，席再不丰盛，也能捞到几块肉吃，除了过瘾，解馋，还能在小伙伴面前吹上几天牛，一举两得。

杨老五上头有四个姐姐，那个年头还没实施计划生育，他妈一生一个姑娘，一生一个姑娘，把他爹气得眉毛都倒竖起来，气只是一阵子，最可怕的是因为这么多张嘴，使本来就穷的家越来越穷。爹的脾气本来温顺，但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，脾气也一天坏起来，常常把他的四个姐姐打得吱哇乱叫，其中二姐被打得最狠，以至于她长大后出嫁后，几乎不回娘家。

爹打几个姑娘，却不打杨老五，不打杨老五用爹的话来说是打不过来，实际还是重男轻女，加上杨老五从小到大就会看人脸色，听话，不像别人家的男孩那么调皮捣蛋，爹更是舍不得打他。

爹是家里的顶梁柱，是权威，因此，不管是亲戚还是村里红白喜事，根本上都是他去赶人情，吃席。爹去吃席几乎每次都把自己灌醉，醉了却不打人骂人，只笑，像是吃席把他的烦心事吃掉了一样。杨老五那时小，却感觉到，吃席是个好事。有了这个感觉，他爹再去吃席，他便尝试提出来跟着去，爹宠他，他要走，爹便带着

去，把他高兴坏了，不仅吃到了肉，还看了热闹，转头，他便跟小伙伴们各种炫耀，像自己进了趟皇宫一样。

可爹吃席有时带他，有时不带他，带他去一般是去亲戚家，带他去，多张嘴，没问题，不带他去的一般是村里的亲戚，按照当地习俗，村里人过事去赶人情，赶的情薄，一般只去一张嘴，那时农村条件差，别说吃肉，连吃饱都不易，但谁家过事，就是再难，穷尽一切办法也要摆上十大碗。这除了考验请柬办饭菜的乡厨，还需要主人家认真扒拉人数，精确到一两个人的浮动概率，去多了，怕人说。可杨老五不懂这些，一次村里一户人家过事，过得还是丧事，杨老五非要去，爹从多个角度考虑觉得都不能带他去，就连素不管事的妈也劝他不要去，他却非要去，爹怪他不懂事，屁股上扇了一巴掌，扇他是在家旁边的一口水塘边扇的，也不知是爹用力过猛，还是他气性大，反正眨眼间他落水了。他不会游泳，爹等他差不多喝饱了水才把他捞上来，捞上来后，又朝他屁股扇了一巴掌，然后才丢下他，吃席去了。这是杨老五唯一挨过爹的一次打。这以后，他也懂了，该去的好，不该去的不去，闹也没用，搞不好还挨打。

参加吃席多了，杨老五见过众生相，有一回，一个亲戚家过事，本来只

吃席

李传华

准备了十桌，可客来多了，食材不够，主人没办法，只得从阁楼上往下搬晒干了准备冬天给牛羊吃的花生梗子，洗干净，再剁碎了和米掺在一起煮了招待客人，荤菜则是一碗灌肠和一碟咸鸭蛋，灌肠是用碗装的，冒尖，其实下面是用米面混在一起磨了又掺干辣椒做成的一种叫“炸广椒”的垫菜，只上面一层是切得薄薄的香肠，一人一块。咸鸭蛋说是一碟，其实一桌就是一个鸭蛋，切成了八片，薄如蝉翼，不多不少，也是一人一片。人们称赞厨子刀功了得，厨子是个胖子，叼根烟，眯眯笑又有些无奈说：“不练这一手真功夫这年头有人请烧火？”亲戚则站在屋檐下，一脸尴尬。

杨老五印象最深的一次村里一户人家过事，他以为爹不会带他去，可爹却主动提出来要带他去，而且跟他说，明天早饭和中饭都少吃点，晚上去狠狠吃他一顿。他很不解。第二天太阳落山，他跟着爹去了，走到半路，爹突然弯下腰，将手指伸进喉咙使劲抠，吐出一堆臭东西，他问：“爹，你这是做什么？”爹说：“把

肚子吐空一些，好多吃点。”到了那户人家坐席，爹果然吃得多吃得多，喝得也多，肚皮撑得跟他大姐生娃差不多。回去路上，结果爹又抠喉呕吐，他以为又有席要坐，问爹，爹不耐烦地说：“哪有那么多席坐，吃多了。”后来，杨老五才得知，他爹跟那户过事的人家闹过矛盾，他过周岁时，那户人家曾带着他的三个孩子来坐席，吃了一大顿，他爹这次是报仇。听说后，杨老五幼小的心里竟然酸酸的。

后来，杨老五就不愿跟着爹去吃席了，不愿跟着一是因为大了，晓得丑了，二是在他心里，吃席满足了他的口欲，也让他知道，生活的真正滋味，远不是饭桌上看到的那样五味调和，那么有滋有味。有一次，爹去吃席，就在村里，很晚了还不回，他担心他在路上出事，就去找，结果发现爹喝多了酒，躺在路边呼呼大睡，这是爹从来没有过的，他将爹拖起，背在背上，背回了家，他发现，以前在他心目中很重很重的爹竟然是那么轻，那么轻。回到家里，他将爹放在床上，爹迷糊着，不说话，却一声接一声地叹气，不知怎的，泪水涌上了杨老五的双眼，他对爹说，爹，我一定要让你和妈妈过上好日子，扬眉吐气。爹依然迷糊着，不知道听没听到，倒是妈，在一旁抹着眼泪，小声抽泣。

杨老五把这句话一直记在心里，

后来他长大了，很努力，虽然连初中没读完，可他出门打工，搞出了名堂，发了财，在城里买了房，娶了老婆，生了娃，只是他妈早些年死了，他爹一个人过，他想把爹接到城里一起生活，可爹来住了几天，住不惯，住不惯也不说住不惯，怕儿子媳妇怪，找了个家里不能没人看门的理由，回去了。杨老五便打算好好孝敬他，除了给他寄钱，逢年过节总要回去看他，带些好吃的，回不去也要买些好吃的寄回去，可爹没几天就吃不了了，他患了胃癌，查出来时已是晚期，没过多久就走了，这让杨老五一时很难接受，他在爹妈的坟前说，怎么日子这么好，有吃有喝，你们就走了呢？

没有人回答他的话，爹妈合葬的坟头上，只有枯黄的草，和着斜阳，在风中摇曳。



王发东 作

峒达吾

苏影

海南黎语中，“峒”指部落村庄，“达吾”为水田，倒装后“峒达吾”便是水田环绕的黎族村落之意。

晨雾漫卷的清晨，沿着潺潺山泉穿越田园深处，露水滴落田埂，破晓微光洒向山脊，山民们三三两两扛着农具钻进山林、隐入稻田，这个时候，峒达吾的梯田因稻苗苏醒，刀耕火种的一天缓缓铺展。

雾散时，层层叠叠的田垄从山脚盘绕至山腰，如大地摊开的指纹，盛满隔了夜的星光。田埂上，帕隆（黎语，意为男人）扛着木犁嚼着槟榔，牵着水牛，踏碎了水面的倒影，一圈圈涟漪你追我赶渐次远去。帕扣（黎语，意为女人）弯腰撒种的身姿，与梯田曲线叠印成画，尽显出女性的曲线美，与大自然揉成了最古老的农耕图腾。不远处，几位帕隆蹲在半山腰扣捣着洞铲，铿铿锵声混着晨风叮咚和女人们熬五指毛桃鸡汤的窃喜，汇成村寨最鲜活的晨曲。

正午的阳光穿透雨林，筛下细碎的金鳞，落在田埂与水纹里。劳作一天的人们回到家中，灶里的柴火烧得正旺，陶罐里的山兰酒冒着醇香。帕扣舀出鱼茶，酸香四溢，我尝了一口便皱紧眉头，主人却笑着说，这是黎家待客珍品，生鱼拌炒米粉封罐发酵，藏着山野独味。屋外炊烟与山顶云雾缠绕，阿婆递来贝壳灰拌青姜叶包的槟榔，青涩褪去后，舌尖漫开绵长回甘，这是黎家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记忆。

午后的村寨渐归宁静，蝉鸣此起彼伏，风裹着雨林的湿气掠过木篱笆，捎来隐隐约约的虫鸣鸟啼。梯田里仍有劳作身影与土地低语；槟榔树下，长竹竿一勾，熟果便簌簌入篮；孩子们追着鸡鸭撒欢儿隐入山林。谁家的屋檐下，阿婆坐在踞腰织机前，彩线在指间流转，无需图纸，仅凭世代记忆与灵感，将日月星辰、花鸟草木织进锦缎，“这线要用木棉，用山果染，才结实鲜亮”，织机咔嚓作响，龙纹蜿蜒灵动，黎锦纹样渐渐清晰了起来。路人山歌轻哼，漫过木篱笆，与牛叫声交织，让时光都慢了下來。老人们摇着蒲扇，给孩子讲“大力神造天地”的传说，雀跃声惊起山鸟，盘旋片刻又落回田头。

日头西斜，柔和的晚霞为峒达吾镀上了一层金边。劳作的人归家了，筐里的野菜野果沉甸甸的；织机声停了，锦缎上的纹样惟妙惟肖；孩子们逃离了传说，追逐着最后一缕晚霞回家去了……家家户户亮起灯光，好友围坐，远处的雨林渐渐融入了墨色，餐桌上的笑声穿街串巷，撞碎了田里欢鸣的蛙鸣。小伙子们围在隆围附近，鼻孔吹奏的鼻箫曲调悠扬，如山泉清澈，千百年来，这美妙的箫声不知俘获了多少黎家姑娘的芳心。

夜深了，歌声和笑声渐渐消散，村寨沉入寂静，唯有蛙鸣与灶火余烬还在闪烁，映着山寨的剪影。山间的雾气又起了，轻轻漫过山林河谷，像给峒达吾盖上了一层神秘的幔纱，晕染成峒达吾最美的底色。

早年间，峒达吾，没有都市的喧嚣扰攘，唯有山水的静谧与生活的温情流淌，家家户户皆是清一色的船形屋或吊脚楼，硬木立柱撑起金字形屋顶，茅草铺得规整，榫卯木梁无需一钉，却能抵御风雨；黄泥墙面掺着稻草，泛着淡淡的泥香。这茅屋草寨，将山林的灵秀与黎家的风情，悉数收进了黎族先民世代相传的幸福密码里。那，大抵才是“水田里的部落”最本真的模样罢。



张海君 字

百年荔枝树下

林尤超

老奶奶九十五寿辰，我们几个兄弟姐妹，约好了回到海口乡下老宅。百年荔枝树依旧四季常青，浓荫匝地。树下早已摆开阵势，姑妈、堂伯等几家亲戚都到了，人声与琼剧唱段混在一起，热闹得很。只是这热闹底下，似乎总垫着一层静——两年前，爷爷就是在这树下过完他九十八岁寿辰后不久，在睡梦中走的。我曾倾尽所能，想陪他蹉过那条百岁的河，终究是天不遂人愿。如今，这树下少了一把竹摇椅，缺了一个爱用浓重乡音讲古的声音。

远在新加坡陪女儿读书的小妹，照例是缺席的。视频通话断断续续，最后只传来一句带着电流杂音的“奶奶，生日快乐！”儿子也接着我打开的视频，频频向老人家挥手致意，“祝太婆生日快乐！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！”老奶奶盯着视频界面，“这个是阿晟……要好好读书啊！没钱跟阿婆说……”还一边回头给我确认眼神，然后对着对方点点头，摇着手，“可以了，电话贵……”我微笑着挂掉了。老人家的目光却越过热闹的人群，望向我身后——我七十多岁的父母，正从灶房那边端着一大盘切好的水果走来。父亲腰不大好了，背有点弯，步子有些沉；母亲鬓边的白发，在午后



王发东 作

着这老宅，种种菜，养养鸡鸭狗，照料着比我们更年迈的老母亲。老奶奶倔强，不服老，九十出头了还要去犁地耕田，结果有一天不慎摔倒直接坐上了轮椅。我简直是下令般让父亲立即卖掉了老黄牛。这可苦了这个四代同堂，没办法。

二妹、三妹与媳妇在灶台边忙碌，汗水湿了鬓角。我和弟弟想去帮忙，照例被温柔而坚定地赶开：“去陪老奶奶和姑姑们说话。”寿宴在荔枝树下开了席。菜肴丰盛，阿花姑定做的海南粉香喷喷的。姑父讲着陈年笑话，一阵阵哄堂大笑。我挨着老奶奶坐，给她布菜。她吃得慢，我便也慢下来。父亲坐在她另一边，时不时轻声提醒：“妈，小心骨头。”又转头对大家解释：“她牙不行了，就爱吃点软的。”

日头偏西，亲戚们陆续散了。院子静下来，只剩下我们一家。母亲扶着老奶奶回屋躺下，父亲坐在门槛上，怀里抱着年幼的孙子，望着夕阳余晖，嘴里念念有词。我们兄妹几个收拾着残局，动作很轻。弟弟不知道哪去弄了些野生香蕉，放在篮子里：“给奶奶明天吃，也给爸妈留点。”

稍许，父亲抱着孩子过来与我们待一块，没说什么要紧话，只是看着夕阳把荔枝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直到漫过那曾经放着爷爷摇椅的空地。风里有海的气息，也有暮色涨潮的味道。他扭头吩咐妈妈准备我们要带的土特产。他们知道，天色一旦黑下来，我们就要各自散去，回到城市逼仄的轨道里。而七十多岁的他们，将继续留在这里，守着九十五岁的老奶奶，守着这棵沉默的百年荔枝树，守着一段我们无法完全分担的、缓慢而沉重的时光。

我很清醒，回到城里，乡愁这把火会时不时地把我们点燃，特别是牵挂那丝火苗。这短暂的团聚，弥补不了多少东西。这感觉就像这土生土长的荔枝果，甜里带着些淡淡的酸涩，年年结在心头，一年比一年深沉而浓郁……

2025年12月18日，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。这之后不久，我应邀到乡下参加一个“花映封关，礼赞自贸”的民间活动。这个村庄在鼎鼎大名的红旗镇，叫洋村，此地远离大海，村令令我一时费解。

这是一个距海口几十公里的村庄。冬日清晨，阳光初升，热带暖风携着花香拂过三角梅农庄，漫向村庄每个角落。路边野草挂着露珠，远处田野泛着浅绿，空气里混着芬芳与泥土的湿润——这是海南乡村最本真的模样。

漫山三角梅在晨光中舒展，活泼的嫣红、沉静的青紫、温柔的洁白，一丛丛连成望不到边际的花海。风过处，花朵轻摇，如张张快乐的笑脸。“花映封关，礼赞自贸”活动刚拉开序幕，四方游人汇聚，环海拍照观赏，孩童在花径奔跑嬉笑……这片花海便以这般热闹质朴的姿态，铭记下封关运作的重要时刻。

这里成了海南一张亲切的名片。许多人因封关而关注此地，循着花香而来，想看看自贸港的新气象，也想感受乡村的好光景。这儿的花四季常开，无论何时到访，总能遇见满眼的生机。

谁曾想，这般动人花海，竟藏在以往鲜为人知的革命模范村。蜕变始于三角梅规模化培育：有人带头试种，乡亲们携手参与，终成今日盛景，背后是村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。

往昔，村里年轻人不得不外出务工，老人孩子无人照料；如今，家门口种养便能增收，无需背井离乡。这一切，皆缘于一个眼光长远的投资人在村里打造了一家农庄。稳定收益不仅体现在账本上，更化作拓宽的村路、翻新的房屋，以及村民脸上藏不住的笑意，这正是海南乡村向好的缩影。

这片花海能成今日规模，离不开领头人吴林桥的操持。他怀着造福乡村的意愿投资于此，不止于种花，更希望乡亲们能借此过上好日子。在自贸港封关运作的重要时



劳家丰

刻，这场花展也成了众人见证历史变迁的场所——每一朵三角梅里，都藏着老百姓对幸福生活的期盼。

花展的精品展区最引人驻足，身处“花之谷”更显得清静别致。一进展区，中央展台的两株三角梅夺人目光：右侧是声名远扬的“三角梅花王”，树干粗壮需两人合抱，树皮褶皱如老人掌纹，百余年来历经风雨愈发茂盛，枝丫舒展撑起粉色花云，花瓣叠叠泛着温和光泽；身旁的新品种“南国赤子”，花红得热烈奔放，似燃烧的火焰。

展区花架皆为村人手编竹制品，悬着村民手写的花名与培育故事，质朴又真诚。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指着“南国赤子”问母亲：“妈妈，这花好红，像不像国旗的颜色？”母亲含笑点头：“是呀，这花就像咱们海南人的心，热腾腾又真诚，盼着

家乡越来越好。”平凡一幕，浸润着最真挚的情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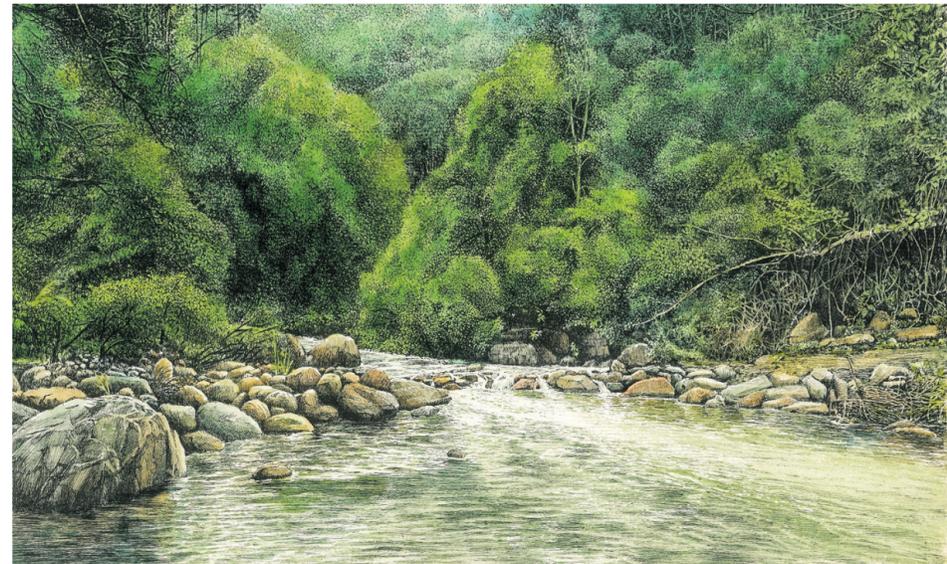
沿三角梅花廊徐行至花之谷，谷中别有洞天。蜿蜒小径两侧，三角梅藤蔓攀架织成天然花墙，阳光透过花从洒下斑驳光影，行走其间宛如置身花的隧道。谷中三角梅品类丰富，紫、橙等各色珍稀品种开得热闹，开阔处花株错落，或攀架成拱门，或垂落如帘。花荫下，一位村民带着孩子捡拾花瓣做书签，见我走近便递来几片：“闻闻，新鲜三角梅也有清香。以前哪想得到这些花能这么受欢迎，如今封关运作，来的人多了，咱们的花景也能被更多人看见。”

农庄配套简朴实用，游客中心可休憩咨询，科普长廊陈列三角梅与封关相关图文。累了喝杯本地咖啡，饿了尝一餐地道农家菜，花展的妙处便藏在这些细节里——自贸港的叙事无需刻意宣扬，赏花人自能在漫步中体会封关意义，见证历史时刻。

花海中总有面带笑容的村民，或打理花草或接待游客，忙碌中透着满足。一位阿姨说：“以前在家种田带孙子没收入，现在家门口干活，每月能挣几千元还能顾家，日子踏实多了。”一位老人的话更暖人心：“以前年轻人总往外跑，村里冷清；现在靠这些花，年轻人都回来了，一家团圆，日子有奔头！”不远处，年轻人热情介绍花的品种，游客捕捉美景，孩童追逐嬉戏，笑声与花瓣互衬，满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暖意。

这便是海南的温度。借花之缘，村庄留住乡愁，美化环境，产业扎根乡村让百姓家门口增收，“安居乐业”从愿望变为现实。热烈的“南国赤子”、坚韧的百年花王，映照着海南人响应国家号召、建设美好家乡的初心。“共享”理念让花海成为幸福公共空间，无论村民还是游客，都能在此寻得欢欣。

日落时分，余晖将三角梅染成温暖色调。作为海南省花，三角梅见证了小村变迁，“是呀，这花就像咱们海南人的心，热腾腾又真诚，盼着



《听泉见山》(钢笔画) 符辉 作